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
第一百七十三回 朱宸濠夜遁小安山 洪廣武安居德興縣

話說武宗聽了婁妃這番話，暗道：“人說婁妃之賢，信非過譽。今朕看他所奏各節，皆是罪歸自己，並無絲毫怨及宸濠；出詞而且仁愛為懷，還要代他無軸乞罪。朕本有此意，但治首惡之罪，其余一概豁免。今據婁妃如此陳奏，朕豈有不以仁愛為心呢！”因問道：“爾為宸濠打入冷宮幾年了？”婁妃道：“整整八年。”武宗道：“宮中除爾以外，進諫者尚有何人？宜春王平時究竟有何罪惡？爾可一一奏來。”婁妃道：“宜春王所為各節，早在聖明洞鑒之中，臣妃又何敢亂言。而況臣妃自貶入冷宮，其實毫無知覺。

總之臣妃不德，致累寧王有滅族之禍。願陛下治臣妃以極重之刑，或可藉此上報國恩，下分寧王之罪。雖粉身碎骨，臣妃亦所深願。”武宗道：“爾方纔所奏，首惡當誅，其余無軻者意在求朕豁免、但不知誰為無罪，誰是無軸？爾可細細奏來，朕亦可體上天好生之心，存罪人不孥之德。”婁妃道：“有罪無罪，陛下自有神明。臣妃不敢妄指無軻，亦不敢概言有罪。網開三面，悉在聖明。”武宗道：“朕聞爾素有賢聲，今觀爾所奏各情，實與人言悉相符合。只恨宸濠不能聽從爾諫，致有今日之禍。”婁妃道：“臣妃何敢稱賢。若果能賢，也不致寧王有滅族之患。臣妃之罪，罪莫大焉！”

武宗見婁妃如此，卻也十分嘆息，因命王守仁道：“卿可先將婁妃仍然帶回，候將宸濠擒後。再行候旨施行便了。”王守仁遵旨，婁妃又磕頭謝恩畢，然後纔有太監送出行宮，押往南昌府而去。王守仁也當即退出殿外，眾官各散而回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宸濠自與雷大春由夾湖口躲入深港以內，四面看了看，並無追兵前來，宸濠嘆道：“孤不料今日敗得如此，既無家可歸，又無國可逃，這便如何是好！”雷大春道：“刀歲尚宜保重。今已如此，急也無益，不如暫且躲避，再作良圖。”宸濠道：“孤今孑然一身，尚望什麼良圖麼！”雷大春道：“末將有一親戚，離此不遠，家住饒州府德興縣小安山，姓洪名廣武。家道饒餘，廣有田產，獨霸一方。好結交天下英雄，為人有萬夫不當之勇，卻是末將姑表兄弟。前曾聞末將在兀歲處當差，他也欣然樂從，欲令末將代他引見。後因末將姑母尚在，不准他遠離，因此中止。前年末將的姑母已經去世。末將之意，請刀歲暫到他處。他一聞兀歲駕臨，必然殷勤相待。再與他相商如何報仇，他必肯答應。而且他結識的英雄不少，或者因他引進，再能舉事，以報此仇。

他又住在山僻之中，無人知覺。即使有人知道，他亦毫不懼人。合村有一二百家，皆是他的佃戶。他家中所有的兵器，亦皆全備。刀歲當此進退兩難之間，國亡家破之時，只有此處可去。不然，恐沿途耳目甚眾，尚患不免大禍將臨。兀歲不可孤疑，宜自早計為是。”

宸濠道：“雖承將軍多情，萬一令表弟不便相畜，孤又當如何是好？”雷大春道：“兀歲不去則已，若刀歲肯去，末將的表弟未有不願相畝的。但是刀歲如此行裝，恐礙沿途耳目，卻須暫作權宜之計，須要改扮而行。”宸濠道：“如何改扮呢？”雷大春道：“也沒有什麼改扮，但將外面的龍袍脫去，除去頭上金冠，可將末將所穿的襯衣與兀歲穿上。又須曉伏夜行，只要到了小安山，就可無事了。”宸濠道：“如此改裝，有何不可。”說罷，即刻將身上所穿的龍袍脫下，掛在樹林以內，又將頭上金冠除下來。雷大春也脫下外面的戰袍，將內裏的襯襖解下來與宸濠罩上。二人等到天黑，便望饒州而去。

沿路皆是夜行晝伏，不日已至德興縣界。

這小安山，就在縣東六十里外，卻是一個大村落，這村落就在小安山的山窪子裏，雖有一二百家，皆是洪廣武的佃戶。雷大春與宸濠又走了半夜，卻好天明，已到莊口，雷大春便與宸濠進莊。宸濠見這村莊地勢甚險僻，處山中，四面樹木環蔽，山色撐空，倒映其下，實在好一個所在，羨慕不已。雷大春與宸濠二人便緩步走到洪廣武莊口，只見犬吠狺狺不已，向著宸濠、雷大春二人亂吠。當有莊丁聞見犬吠，便出莊來，看見有二人由莊口而來，便侍立一旁，以便迎接。

不一刻，雷大春先走到那莊丁面前，問道：“你家莊主在家麼？”那莊丁道：“我家莊主尚未起來。客人尊姓？從何處而來？與我家莊主有何交誼？有何話說？”雷大春道：“我姓雷，名大春，與你家莊主是姑表兄弟。現由南昌府來，特會你家莊主，有要話面講，煩你進去通報一聲。”那莊丁又問道：“這位客人可是與你老同來的麼？”雷大春道：“正是同來，與你家莊主也有交誼。”那莊丁聽說一個是主人的姑表兄弟，一個與主人有交情，那敢怠慢，當即跑回去報。

宸濠站在莊口，四面觀看，但見洪廣武家這所房屋就高大異常，迎莊口一帶，方磚圍牆中間，開著一道大門，左右皆有兩道小門。四面風火牆高聳半空，到後約有五六進的正屋，兩旁尚有群屋。莊口兩旁鱗比栉次，約有二三十家茅屋，卻皆蓋得極其修潔，光景是莊頭的田佃所居。雞鳴狗吠之聲，達于遠近。宸濠看罷，實在羨慕，暗道：“這洪廣武若將孤畜下，井肯為孤出力，再圖大事，就這一處地方，也還藏得許多兵馬。再將這山上收拾起來，亦不亞于南昌宮室。但不知這洪廣武究能如雷大春之言麼？”

不言宸濠暗想胡思，再說那莊丁走到裏面，先與那內宅的丫頭說明，叫丫頭去報。

那丫頭道：“我記不得許多的嚕囀蘇蘇話，還是你進去說罷。”那莊丁道：“莊主現在尚未起來，我何能進去？”那丫頭道：“我給你去說一聲，就說你有話說，看大爺如何，我給你送信。若叫你進去，你就進去便了。”莊丁答應。那丫頭便轉身進內。

到了房裏，在床面前低低向洪廣武喚了兩聲。廣武醒來，問道：“那個在此亂叫？”那丫頭道：“是婢子秋霞。”廣武道：“你叫什麼？”秋霞道：“只因家丁王六說：‘有個客人現在莊外，要會大爺。’他進來叫婢子通報大爺知道。他本是要進來的，因為大爺還不曾起身，不敢驚擾，所以叫婢子先喚醒大爺說一聲。”廣武道：“你且將他喚進來，等我問他是誰。”秋霞答應，轉身出了房門，來到宅門口，將手一招，說了一聲：“王老爹，大爺叫你進去呢。”王六答應著，走了進來，站在房門外。秋霞復又進房與廣武說道：“王六進來了。”廣武睡在床上，即問道：“王六，外面是那個要會我？是熟客是生客？”王六道：“兩個皆不曾見過，總是生客。卻有一個姓雷，名喚大春，說是與大爺姑表兄弟，方從南帶來。那一個不曾說出姓名，據雷大爺說，也與大爺是要好的朋友。因叫小人進來通報。大爺可有這麼個姓雷的表兄弟？還是會他不會？候大爺示下。”洪廣武聽說，想了半刻，說道：“我曉得了，那姓雷的是我表兄，你且請他進來，我去會他。”王六答應，即忙轉身出去。

洪廣武復自暗說道：“雷大春現在南帳，隨著那寧王宸濠，已經作了大將，聞得他頗為信任，何以忽到此地？難道他前來，因我從前有‘要與他回去’的這句話，他此時見我母親已死，他來招我不成？若果有此事，他可將我看錯了。我從前不過是句戲言，豈真此事！我放著如此家產，不在家守田園之樂，反去投效他做一員將官，跟著他做走狗？而況寧王也不正道，我又何必去到那裏受罪，被他拘束得緊。且等他進來，看他如何說項，我再以言辭他便了。”因又道：“他同來的這個人是誰呢？莫非是他的同伴不成？”自己暗想了一會，也就坐起來穿好衣服。他的奄子方氏因也說道：“你這表兄可算是冒失鬼，怎麼這大早跑來要會人？難道他連夜走來的麼？”

洪廣武聽了這句話，忽覺心中一動，暗道：“真個為什麼如此大早就跑了來，其中必有緣故。”欲知洪廣武能否收畜宸濠，且聽下回分解。